

歷代文選
標點精校
晉六朝文選

春秋左氏傳序

杜 預

春秋者，魯史記之名也。記事者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時，以時繫年，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。故史之所記，必表年以首事，年有四時，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。周禮有史官，掌邦國四方之事，達四方之志，諸侯亦各有國史，大事書之於策，小事簡牘而已。孟子曰：「楚謂之檣杙，晉謂之乘，而謂之春秋，其實一也。」韓宣子適魯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，曰：「周禮盡在魯矣！」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。韓子所見，蓋周之舊典，禮經也。周德既衰，官失其守，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，赴告策書，諸所記注多違舊章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，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，上以遵周公之遺制，下以明將來之法，其教之所存，文之所害，則刊而正之，以示勸戒。其餘則皆即用舊史，史有文質，辭有詳略，不必改也。故傳曰：「其善志。」又曰：「非聖人孰能修之。」蓋周公之志，仲

尼從而明之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，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，故傳或先經以始事，或後經以終義，或依經以辯理，或錯經以合異，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，舊史遺文略不盡舉，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。身爲國史，躬覽載籍，必廣記而備言之。其文緩，其旨遠，將令學者原始要終，尋其枝葉，究其所窮，優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饜而飫之，使自趨之。若江海之浸，膏澤之潤，渙然冰釋，怡然理順，然後爲得也。其發凡以言例，皆經國之常制，周公之垂法，史書之舊章，仲尼從而修之，以成一經之通體。其微顯闡幽，裁成義類者，皆據舊例而發義，指行事以正褒貶，諸稱『書』『不書』『先書』『故書』『不言』『不稱』『書曰』之類，皆所以起新舊，發大義，謂之變例。然亦有史所不書，卽以爲義者，此蓋春秋新意，故傳不言凡，曲而暢之也。其經無義例，因行事而言，則傳直言而歸趣而已，非例也。故發傳之體有三，而爲例之情有五：一曰微而顯，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；『稱族尊君命』『舍族尊夫人』『梁亡』『城緣陵』之類是也。二曰志而晦，約言示制，推以知例；『參會不地』『與謀曰及』之類是也。三曰婉而成章，曲從義訓，以示大順，諸所諱辟，『璧假許田』之類是也。四曰盡而不汙，直書其事，具文見

意『丹楹』『刻桷』『天王求車』『齊侯獻捷』之類是也。五曰懲惡而勸善，求名而亡，欲蓋而章，『書齊豹盜』，『三叛人名』之類是也。推此五體以尋經傳，觸類而長之，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，王道之正，人倫之紀備矣。

或曰：春秋以錯文見義，若加所論，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。先儒所傳，皆不其然。答曰：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，然皆須數句以成言，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，固當依傳以爲斷。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，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，大體轉相祖述，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，退不守丘明之傳，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，皆沒而不說，而更膚引公羊穀梁，適足自亂。預今所以爲異，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。經之條貫必出於傳，傳之義例總歸諸凡，推變例以正褒貶，簡二傳而去異端，蓋丘明之志也。其有疑錯，則備論而闕之，以俟後賢。然劉子駿創通大義，賈景伯父子，許惠卿，皆先儒之美者也，未有穎子嚴者，雖淺近亦復名家，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。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，比其義類，各隨而解之，名曰經傳集解。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，凡四十部十五卷，皆顯其異同，從而釋之，名曰

也。子路欲使門人爲臣，孔子以爲欺天，而云仲尼素王，丘明素臣，又非通論也。先儒以爲制作三年，文成致麟，旣已妖妄，又引經以至仲尼卒，亦又近誣。據公羊經止獲麟，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，故余以爲感麟而作，作起獲麟，則文止於所起，爲得其實。至於反袂拭目，稱吾道窮，亦無取焉。

【杜預】字元愷，以博學號爲杜武庫。晉武帝時，爲河南尹。荊州都督羊祜，舉以自代，拜征南將軍，平吳，預有力焉。著有春秋左傳集解。

陳情表

李密

臣密言：臣以險釁，夙遭閔凶，生孩六月，慈父見背；行年四歲，舅奪母志。祖母劉愍臣孤弱，躬親撫養。臣少多疾病，九歲不行，零丁孤苦，至於成立。旣無叔伯，終鮮兄弟，門衰祚薄，晚有兒息。外無期功強近之親，內無應門五尺之童，烝烝子立，形影相弔。而劉夙嬰疾病，常在牀蓐，臣侍湯藥，未嘗廢離。逮奉聖朝，沐浴清化，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，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；臣以供養無主，辭不赴命。詔書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尋